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65

子雍如禪師語錄

清 成如尼說

祖圓記錄（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住永慶禪院語錄
  - 小參法語
  - 佛事
  - 機緣
  - 頌　偈　詠　讚
    - 總頌
    - 錘子擊碎於此有感隨作一偈
    - 行腳偈
    - 經行偈
    - 聞斫木聲
    - 詠雪
    - 山居二首
    - 山行
    - 丙子述懷
    - 永壽即事
    - 述懷
    - 參方日晚投山寺不納感賦
    - 朝五臺山路迷失感菩薩現身指示賦以紀異
    - 雜詠
    - 今上公主讚
    - 中秋示眾
    - 午日示眾
    - 廛中四威儀
  - 住涿州雨花庵語錄
  - 小參法語
  - 機緣
  - 雜偈
    - 從稻地經過偶成一偈
    - 四偈
    - 雜偈八首
    - 三玄三要頌

- 南泉斬貓頌
- 述懷
- 舟行
- 旅泊
- 訪道作
- 遊西山
- 自惜
- 贈友人
- 訓徒
- 四賓主

- 雜錄
  - 本庵起身朝海上堂法語
  - 京都引眾送行讚詩十首
  - 語尚和呈偈
  - 上柯城讚馮居士
  - 楊州讚拈花庵
  - 天寧寺講道
  - 新年上堂法語
  - 上船偈
  - 婆子頌
  - 屠夫人對靈小參法語
  - 為行真二禪客行說法語
  - 德山托缽頌
  - 女子出定頌
  - 香巖上樹頌
  - 初秋感懷
  - 因事小參
  - 遇道人聞說呈偈
  - 新蓋禪堂偈
  - 京都十問
  - 桃花口孫居士領眾護法等請上堂法語
  - 辛巳遇皇上偶呈二絕
  - 贈如如法兄
  - 示人
  - 贈法宿
  - 短姑道頭
  - 金山塔
  - 呈天童老和尚

- 神塔
- 密祖掃塔法語
- 元孫成如為先祖弘覺開山老祖拈香掃塔法語
- 為掃瑞巖遠祖塔法語
- 普同塔上供法語
- 老和尚請和尚上堂陞座法語

- 跋
- 詩偈
  - 遇皇上恩口占 二偈
  - 偶遇寒山漫成
  - 登虎丘
  - 到下三出
  - 省師四偈
  - 題采石磯
  - 二郎東西兩梁山
  - 樵夫蘆柴一束偶成
  - 驚夢夢中成語
  - 讚陵青婆子
  - 趙州窠窟
  - 趙州為人
  - 趙州草鞋
  - 公案圓來問趙州
  - 偶到蕪湖縣節婦居
  - 朝九華夜行宿甘露庵
  - 朝頂淨觀偶成
  - 從心庵遇方丈和尚偈
  - 到望江臺
  - 下山偶題
  - 剃度小參法語
  - 碧霞庵對靈小參
- 法語
  - 進院法語
    - 山門
    - 彌勒
    - 伽藍
    - 韋馱
    - 大殿
    - 方丈

        - 上堂偈
        - 上堂法語
        - 剃度
        - 卍庵大師領眾結制小參法語
        - 起七上堂
        - 姚護法為恩主關太夫人壽誕設齋上堂
        - 解七上堂法語
        - 解七上堂法語
        - 有一秀士問
        - 付囑智西堂衣拂偈
        - 挽秀士偈
    - 請啟
        - 杭州諸大檀護紳士請住碧霞公啟
        - 碧霞關院公請啟
        - 碧霞衣弟明圓監院正咸等仝和南拜啟
    - 晚參　上堂
        - 除夜晚參
        - 解制監院領嚴趙二太夫人請上堂
    - 行實
    - 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永壽尼子雍如禪師語錄序

大法西來，而比丘尼能欽承正道，機辯穎悟，扣擊無虛，弘揚法化者，自初祖嗣總持，高安嗣末山，然後代乏人。本朝所推重，金粟乘祖嗣祇園剛，龍池微祖嗣繼宗徹，雪竇雲祖嗣唯極致，天童奇祖嗣印月霖。諸禪師建立門庭，鉗錘後學，著奇操偉業，精通至理，其所持說，雖碩學名德莫能難焉。俱各傳續其人，乃相率折節為勤儉，程猷經用，風教盛行，江浙齊楚，樹聲保社，規模嚴肅，彬彬然大有可觀也。余進都門將二十餘載，其大家命婦入山問道，嘗求開示，而真參實悟，委蛻之際，神識了然，報身斯驗者，往往有。而比丘尼中如南方諸禪師輩，全提直指，向同髏而能破除生死情妄，可為軌式模範者，指不多屈。今年春，永壽尼子雍成如禪師造山參禮，見其貌古心虔，頗有衲僧氣概，詢其師承，古律範兄嗣也。範兄昔年寓仁壽間，嘗從余游，而信余言有切於法門，是以不辭晦明風雨，樂與晨夕抑揚厲志，究其詣而合於規，宜其相傳或不造次也。繼而如姪出一冊呈余，云是開法所錄。讀之，語雖無文，然斤斤篤至，時露本色，機用穩實而不迷昧，聞其實德，感動閫聖，而有慈航普渡之稱。屢請余命，欲以問世，余在唯唯否否間，遲之秋半，復修誠叩室，勤懇乞余一諾，以便流行。余因思都下比丘尼中以本分接人，可存一證據者甚難，許其所請，序述顛末而付梓人。如姪勉旃，萬弗負余屬望之殷也。

康熙己卯仲秋中澣十日深雪，永潛叟撰於聖感方丈。

子雍如禪師住永慶禪院語錄

侍者祖圓記錄

師於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佛成道日進院。

山門。「山門獨鎮古來今，此事無分舊與新。要識現前端的處……」，顧眾喝一喝曰：「密移一步見天真。」

佛殿。「虛空不用尺度，海水難將斗量。一塵不立忘形相，親見如來常放光。」

當日監院指月，同眾夫人設齋，請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曰：「此一瓣香，遍歷諸方門戶，嘗盡多少辛酸。末後三上臺山，遇著惡毒老漢，當眾勘驗，逼得如上座死而復生，怨恨難忘。爇向爐中，供養現住仁壽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上古下律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婆子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和尚的正眼？」師曰：「你眼不能

見。」進曰：「既有眼，因甚不能見？」師曰：「倒卻門前剎竿著。」婆豎一拳，師便打。慧山寶維那問：「達摩西來遺隻履，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寒蟬脫殼，空抱枝啼。」進曰：「何處安身立命？」師連棒趁出。許元智居士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曰：「爍石流金。」進曰：「如何是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師曰：「鴨嘴舟上載清風。」進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上古許多善知識悟道，因甚麼世界依然猶在？」師曰：「未進山門，與你道過。」進曰：「恁麼則互相熱瞞去也。」師便打。進曰：「這一棒過在什麼處？」師曰：「痛癢也不知。」乃曰：「談俗則違真，談真則違俗。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到者裏同殺同活，同生同死。獨奮空拳，橫行海上。不居蘊界，使得六時。秖如建家立國一句又作麼生道？堯天永慶多恩澤，舜日常輝益兆民。」喝一喝。維那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大士誕日，上堂。婆子問：「觀音大士有三十二應，和尚今日應那一相？」師曰：「我者裏一相也無。」進曰：「既然無相，上堂說法者又是個甚麼？」師曰：「獅子咬人，韓盧逐塊。」僧問：「昔有婆子問德山：『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一個心？』德山無語。今日請問和尚又作麼生答？」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乃曰：「今朝慈航道人因大士上堂為眾說法，貴圖報德酬恩，思量無法可說。」良久，喝一喝，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吳夫人母難日，請上堂。「若論此事，原無生滅。既無生滅，又道吳夫人今日生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庭前松柏常青翠，好指須彌作壽眉。」

結制，眾夫人請上堂。「若論此事，三世諸佛拈不出，歷代祖師提不起，天下老和尚說不到。今日禪和子秖恁麼依依稀稀、彷彷彿彿，聞板過堂，困來瞌睡。」卓拄杖，曰：「伶俐漢便承當，是則魚化龍時能作浪，否則繡花雖好不馨香。」復卓拄杖，下座。

解制，趙夫人請上堂。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妄想作麼？」進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師曰：「且緩緩著。」問：「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是閑言語。如何是和尚親切句？」師曰：「不被葛藤絆倒，方是好手。」僧擬議，師便打。乃曰：「解開彌勒袋口，放出文殊普賢。東西南北去，隨處有三椽。假如途中有人問你，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又作麼生？劈面一掌，攔胸兩拳，薦取吾宗最上禪。」

舒夫人為夫主捨替僧，請上堂。「佛制相傳，捨僧替度。祖祖欽承，綿綿託付。即今少司空命沙彌佛宸斬斷恩山，掃開魔路。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喝一喝曰：「行來盡是功德林，挽起眉毛毋自誤。」

師誕日，上堂。「止止止，五十知命已如此。總全本性妙光明，辦道成功從今始。在釋在俗得自由，利己利人任所使。頂門慧眼爍週天，火裏曇花開蕊紫。鑊湯爐炭俱催傾，劍樹刀山直下毀。頓開金鎖關，劈破銅山址。全提本分絕支流，覿面承當只這是。」

小參法語

元旦，雲峰請小參。婆子問：「新年頭的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底佛法？」師曰：「堂堂意氣際風雲。」婆禮拜，師曰：「禮拜直須頭著地，新年還是舊年人。」乃曰：「主賓相會家風舊，此日同沾御苑香。禪門在城何寂寂？鄰家爆竹慶三陽。無情說法能親切，遍界觀音不覆藏。為報現前參學士，耳根圓妙絕商量。」

慧山寶維那誕日，請小參。「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維那母難之辰，請山僧登曲彔床說無生法，且道與釋迦老子是同？是別？會得是同，不會則別。花開一樣春，磬響千家月，那吒太子現全身，無量壽佛讚不及。若要囙地一聲，須用親自打徹。」喝一喝。

吳夫人送替僧落髮，請小參。「手舉剛刀，削除萬病，落髮裙釵，更名祖勝。剔起慧燈，磨開智鏡，照徹十方，毘盧法性。」喝一喝，曰：「昨朝還是塵中客，今日能為方外人。」

小參。揮拂子，曰：「參尋個事不尋常，爐火通紅煉銕銅，覷破一星空大地，更須換骨與洗腸。好分菽麥，還辨奴郎現前，諸兄弟切忌亂承當。」擲拂子，下座。

七期，趙夫人請小參。「古人信手指一景，信口道一句，喚作一個話頭，使人東卜 西度，黑漆漆地，忽然打破疑團，始知今人就是古人，古人就是今人。山僧十三年前抱一個話頭，廢寢忘餐，如痴似兀死人一般；十三年後如杲日麗天，無所不照。諸仁者還會麼？」以拂擊香几，曰：「雲散家家月，春來樹樹花。」復擊一擊，下座。

趙夫人請小參。「道得放參句，山僧與你一個枕頭；道不得，亦與你一個枕頭。且道利害在甚麼處？」眾無語，師曰：「天晴不肯走，直待雨淋頭。」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

為趙夫人對靈小參。「生有原，死有實，天上人間能建立，照見山河無朕跡，從前知見一時息。且道息個甚麼？」良久，曰：「咄！

克力。」
那夫人領眾打三已完，考眾小參。「耳裏觀音打鼓，眼裏文殊作舞。胸中有個普賢，騎象親臨作主。著力便上天堂，退念即入地府。願爾堅執慈悲王菩薩，沾著些惡如猛虎。」
大護法公主領眾善信(舒門趙氏、　那門葛氏、　趙門蒼氏、　吳門王氏)請開光，小參。「五臺雪覆萬年冰，峨眉遍照千江月。點放開光眼耳明，普覆十方永無歇。莊嚴非相六根空，照耀如燈久不滅。」擊杵一下，云：「清霄遍徹聆妙音，永茂金枝與玉葉。」
甲戌元旦，師正睡熟，侍者請起淨面，師拭目，早參法語。「平生好瞌睡，素性懶參禪，體安心自澈，鼾呼意了然。開張獅子口，喝斷野狐涎，問著不放過，開封一頓拳。」
劉中丞慈母歸西，請師對靈小參。「撒手歸西七十春，青蓮花裏現金身。從今脫下娘生襖，任意逍遙不染塵。」
薦徒佛光，小參。「綠水源流歸碧海，白雲散盡見青山，從今指引無生路，此去逍遙莫等閑。」
衲夫人婆媳雙亡，恭請師對靈小參。「雙靈立願不曾離，消息分明誰許知？參禮彌陀無別路，同聲相應證蓮池。」
圖司空對靈小參。「六十餘年古所稀，不被紅塵活計移。果能參透西來意，撞倒須彌粉碎微。雖則高官登極品，合家普利醒群迷。月在孤峰映徹底，大抵當陽會者希。古今無物可擬比，鐵面冰清顯大機。維摩妙用果無私，百千手眼重當時。今朝復現圖居士，來去分明任所之。」以拂子畫〇曰：「灼破虛空絕我相，儒禪合一見真師。」
葉居士對靈小參。「掀倒須彌水倒流，無端拋業石人愁，嚴霜著處枯楊落，識得分明任意遊。」以如意打圓相，曰：「直下了然超百億，一輪皎月豁雙眸。」

佛事

掛鐘板。「人天榜樣，列祖風規。把住則霜清水肅，放行則電捲星馳。正恁麼時，且道把住好，放行好？」拈椎擊板一下，曰：「一聲霹靂震天地，三尺浪高魚化龍。」
觀音庵慧山請師為斗母開光。「裝成法像，接引人間，能起法海波瀾，色相本來空寂。若論斗母眼光，日月未足喻其明，虛空未足喻其大，說甚麼豎窮三際，橫亙十虛？」以筆點一點，曰：「權將者個為天聽，顯露當陽著意看。」
為胡夫人起棺。師曰：「脫下娘生褲，拋卻著肉衫。花隨流水去，大地絕追攀。」卓拄杖曰：「喚醒南柯夢，蓮臺處處閒。」復卓一

卓：「起。」
舉火。「來時無姓，去時無名。生來一似霜天月，死去紅明片雪。今朝與你一把火，須信乾坤別有春。」
與佛賢落髮。「拈起剛刀，當場作戲。斬斷孽根，豁開心地。改換塵容，圓成聖智。翻身直上逍遙林，踏斷須彌無阻滯。」喝一喝曰：「昨現夜叉頭，今遵菩薩面。」
佛光入龕。「十八日後，真火自煉，賦以志勝。自家流出火焚身，金碧光中見本真。三昧神通無罣礙，西方東土任逡巡。」

機緣

在西山永安寺，有一箇行腳僧直進方丈，在單上坐下。師曰：「豺狼撞入獅子窩。」進曰：「文殊在此。」師曰：「正好與山僧洗腳。」進曰：「獅子大翻身。」師便打，僧無語，師連棒打出。
系三日後，有一南方秀士進堂相見。士曰：「終日訪慈航，誰知慈航是個老婆相。」師震威一喝曰：「這是甚麼所在，說男說女？」士無語。師曰：「進前來，我與你道。」士進前，師扭住曰：「自別靈山無覓處，從今母子又相逢。」士曰：「我深信伏。」隨即皈依，求剃染。
僧指像問：「這是假的，那是真容？」師展兩手。進曰：「那裏畫來？」師曰：「王維寫不真。」
師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僧便喝。師曰：「向者瞎驢邊滅卻。」僧連喝兩喝，師便打。曰：「切莫錯承當。」
師問：「趙州訪二庵主，因甚許一不許二？」進曰：「舌頭在趙州口裏。」師曰：「你又作麼生？」僧豎拳，師曰：「水淺不是泊舟處。」
問：「你從那裏來？」進曰：「南方。」師豎拳曰：「南方還有這箇麼？」進曰：「若無，爭到者裏？」師便打。
問：「你是那裏人？」進曰：「真滿洲。」師曰：「未出母胎那裏住？」進曰：「遍界不曾藏。」師曰：「好箇真滿洲。」
一僧入門禮佛，師拈椎打磬。僧曰：「家裏人不須打磬。」師曰：「家裏人更須驗過。」進曰：「這一椎落在甚麼處？」師連打兩椎。
問：「那裏來？」僧曰：「江南。」師曰：「到這裏作甚麼？」進曰：「親近和尚。」師以手打圓相，曰：「識得這箇，許你親近。」
問：「你在南方親近幾箇和尚？」僧曰：「一箇。」師曰：「那一箇？」僧豎拳。師曰：「死了燒了，這一箇在甚麼處？」僧無語。

師打曰：「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蒙籠放過關。」
上臺山，過妙德庵，禮覲本師老人，同諸位大師出臨濟三頓痛棒、三玄三要命頌。師總頌曰：

三頓烏藤被熱瞞，大愚肋下始還拳，箇中玄要分明露，也要時人仔細參。

鍾子擊碎，於此有感，隨作一偈

忽聞鍾子落塵埃，擊碎乾坤似震雷，靜夜高歌欣自得，引來明月上樓臺。

行腳偈

猶憶挑包昔日忙，遊山翫水出雲鄉，揚眉瞬目皆三昧，大地無非般若堂。

經行偈

經行坐臥渾無別，個事分明已漏泄，空劫那邊一著子，無舌人教向誰說。
參禪學道須堅心，二六時中要認真，驀地相逢親撞著，原來卻是舊時人。

聞斫木聲

氣量含虛萬象沉，水聲風樹應禪心，能從百尺竿頭進，枯木寒崖色更新。

詠雪

春風吹起晝生寒，六出奇英舞玉欄，須信一番寒徹骨，老梅開遍好相看。

山居二首

蒼松帶雪寒，曲折似龍蟠，庭際春生草，遊人仔細看。水抱孤村遠，山通一徑斜，不知深樹裏，還住幾人家。

山行

策杖穿林撥落紅，忽聞清磬度秋風，再來只恐無尋處，好記懸崖一古松。

丙子述懷

韶華經幾度，四十九年春，處世雖無偶，問心只自親。炷香消白晝，闔戶遠紅塵，痴夢從今醒，如如閒道人。

永壽即事

北城梵剎古，像設妙莊嚴，轉法何先後，隨緣任苦甜。不思不議妙，似有似無拈，問眾知誰會，堅持須合尖。

述懷

大道無形不二天，常光顯晦幾何年，鶯啼燕語禪機活，見性明心佛戒堅。障礙撥開存實義，塵埃暫息作真仙，果能悟到忘機處，信手拈來盡了然。

參方日晚投山寺不納感賦

遠去參方甚是難，晚歸山寺莫安單，中宵露坐心同寂，萬里飄蓬味不酸。笑彼庸僧無具眼，錯看我輩當愚頑，清風明月荒郊，幽鳥啣花過竹關。

朝五臺山路迷失，感菩薩現身指示，賦以紀異

峰巒疊翠號清涼，煙雨幽深覓上方，踏破青山紅日現，從空湧出法中王。

雜詠

中秋雖雨月還明，按指飛光道可成，霧濕紙衣原不透，虛空踏破好遊行。

今上公主讚

山河大地布金磚，玉樹增輝月一團，憶昔妙莊成正覺，今朝公主現祇園。

中秋示眾

「這一半，那一半無物比，光燦爛仔細觀，莫思算。」以拂子打圓相曰：「今朝便是八月半。」

午日示眾

「今朝端午節，一物亦無得只有這條棒，當鋒頭腦裂。賞罰甚分明，誰敢輕饒舌。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卓拄杖曰：「斷貫穿過南山鱉。」

廛中四威儀

廛中行，任縱橫，東西路，百千程。
廛中住，不出戶，懶逢迎，無面目。
廛中坐，空花墮，擬商量，鷂子過。
廛中臥，渾一覺，忽翻身，好夢破。
著意平生行業，顆粒滲漏全無，桂花香處最切，身懶心勤事疏。

永壽子雍如禪師語錄卷二

侍者鏡懸記錄

康熙己卯冬日，涿州坡河屯信士袁善人，率領眾姓人等，請住雨花庵。師受請至。
山門。曰：「解脫門八字打開，何妨一任縱橫。」卓拄杖三下，便入。
韋馱殿。曰：「昔前你是主，我是賓；今朝我是主，汝是賓。大家勇猛著，扶起破沙盆。」便燒香。
大殿。曰：「指天指地獨稱尊，忽遇雲門跛腳孫，一棒打開心地印，從今不放佛稱尊。然雖如是，且道新長老到來又且如何施設？」喝一喝，大展三拜。
方丈。曰：「這箇獅子窟，是凡是聖？一齊從此入，英靈衲子都到來，大棒當頭莫教惜。」
塔夫人、金夫人請師上堂。僧問：「昔日已吹無孔笛，今朝猶弄沒絃琴。自我調高人不識，這回猶自覓知音。如何是君？」師曰：「當堂獨坐。」進曰：「如何是臣？」師曰：「依門靠戶。」進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眼前童子面前人。」進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晨昏無間甚殷勤。」進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有眼明如日，真金火裏看。」迺卓拄杖曰：「拈起也遍歷乾坤，放下也一毫無涉。不拈不放，堂堂獨露。且道露箇甚麼？」喝一喝曰：「當堂不正座，卻付兩頭機。」
趙門蒼氏夫人請上堂。又總大師問：「鐘鼓齊鳴即不問，賓主相見是如何？」師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進曰：「如何是主？」師曰：「有眼難睹。」進曰：「如何是賓？」師曰：「滿面紅塵。」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莫邪全正令。」進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清風拂白雲。」進曰：「把住時密不通風，放行時頭頭合轍。且道把住的是？放行的是？」師曰：「不得分身兩處看。」進曰：「恁麼則香風吹滿三千界，果然無處不稱尊。」仰大師問：「結解放收俱不問，請師指示五家宗。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昨夜天晴今日雪。」進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腳跟下薦取。」進曰：「如何是溈仰宗？」師曰：「父子不傳。」進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孤峰獨露。」進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玉轉珠迴。」進曰：「五宗已蒙師指示，向上全提是如何？」師卓拄杖，曰：「會麼？」迺曰：「今日七完，且喜逢春。山河大地，萬物皆新。諸禪德，勿沉吟，

痛棒熱喝莫生嗔。參到水窮山盡處，人法雙忘處處真。」喝一喝，曰：「金鎚不用紅爐煉，日用無私耀古今。」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上堂。「從上家風即不問，今日菩薩聖誕，於和尚是同是別？」師曰：「一椎兩當。」進曰：「只今母難之期，應當諷經祝國，為甚麼呵佛罵祖？」師曰：「知音知後更誰知？」進曰：「龍象遠垂光燦爛，盡教海屋更添籌。」師曰：「讚嘆有分。」又總大師問：「燕山環玉水，海屋自添籌。」師曰：「庭前嫩草年年綠，嶺畔閒雲去復來。」進曰：「古人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豈不是無中道有句？」師曰：「路遙知馬力。」進曰：「『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豈不是有中道無句？」師曰：「事久見人心。」進曰：「皓布褌曰：『傅大師只頌得法身邊事，未頌得法身向上事。』又作麼生？」師曰：「皓公雖道得十成，也落在第二。」進曰：「如何是第一？」師曰：「昨宵皓月明如鏡，今日秋光滿道途。」進曰：「雖然蜀景花前度，半祝皇圖半贈君。」師曰：「瞞你不得。」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眉間寶劍。」進曰：「如何是法？」師曰：「袖裏金鎚。」進曰：「如何是僧？」師曰：「殺人不展眼。」僧問：「如何是沙彌戒？」師曰：「有水皆含月。」進曰：「如何是比丘戒？」師曰：「無山不帶雲。」進曰：「如何是菩薩戒？」師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問：「因齋慶讚即不問，如何是肉眼？」師曰：「庭前花似玉。」進曰：「如何是天眼？」師曰：「一道恩光射太虛。」進曰：「如何是慧眼？」師曰：「黑漆漆地。」進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摩醯羅眼莫能窺。」進曰：「如何是佛眼？」師曰：「鐵蛇鑽不入。」楊居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袖清風拂明月，一隻草履踏雲微。」進曰：「丹桂飄香又如何悟得？」師曰：「正是好時節。」進曰：「悟後如何？」師曰：「此是帝王都。」進曰：「路逢死蛇莫打殺。」師曰：「引不著。」士禮拜而退。乃曰：「燕山環玉水，海屋自添籌。一條娘生褲，脫體足風流。空手把鋤頭，耕月泛浮漚。步行騎水牛，頭角未曾收。人從橋上過，赤腳下揚州。橋流水不流，六耳不同謀。古人恁麼舉，山僧恁麼判。且道是法身邊事，法身向上事？永壽今日也有一偈舉示：娘生褲子足風流，日曬風吹八百秋。明月堂前收不得，誰教此日更添籌？」卓拄杖，下座。

小參法語

小參。「元中元，鼻孔撩天；玅中玅，頂門著竅。也不元，也不玅，饑來喫飯困睡覺。」

早參。「前街鬧浩浩，後街鬧浩浩，其中著眼最分明，大地山河同一窖。」
燒斗母像，晚參。「一天星斗不分岐，大地眾生心自迷，多感老人親點破，試看星火燒須彌。」
起七，小參。「諸人請我開爐，動靜皆是工夫，坐到心空及第，冷灰迸出明珠。」喝一喝，曰：「師姑原來女人做，大開兩眼莫糢糊。」
解七，小參。「前日結，今日解，中有一物長不改。大眾！且道是箇甚麼物？」豎拂子，曰：「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所以道：『 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還知山僧落處麼？」良久，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楊、王、李太太並陳居士設齋，請結制，小參。問：「古人道：『 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頷下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秖如羅漢僧作麼供養？」師曰：「鶯唱柳岸花飛絮，雪點晴窗蝶夢狂。」進曰：「無根樹子一株向何處發生？」師曰：「半窗風月靜，一踏野雲平。」進曰：「無陰陽地一片甚麼人住處？」師曰：「有面目漢無插足處。」進曰：「到處皆心意，誰是個中人？」師卓拄杖，曰：「直下薦取。」問：「今朝打七第一日，西來祖意大須參，庭前柏子休拈出，未審將何作指南？」師曰：「鷓鴣啼處百花香。」「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是正令行句？」師曰：「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如何是烹佛煉祖句？」師曰：「三顧茅蘆後，煙花鎖翠微。」進曰：「恁麼則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曰：「也要當下無私使得。」乃曰：「起七應節，人天普接。有佛處不得住，樓臺月色雲收去；無佛處急走過，梅花昨夜風吹破。洗滌身心正好參，自然到處分明去，五湖四海任君看。燕州山、玉[山*屏]水，頭頭盡是自家底，一段風流不讓人。」喝一喝，曰：「逢人且說三分話。」擲拄杖，下座。
病起，小參。「終朝忙忙，疾病臨身，紅塵滾滾，沙裏淘金，不是一番寒徹骨，幾乎賺殺本來人，從此萬緣俱放下，今朝幸喜又從新。」拈拄杖，下座。

機緣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曰：「河南。」師曰：「河南風景若何？」僧曰：「今年麻麥熟。」師曰：「喂驢喂馬。」僧禮退。

僧問：「如何是永壽境？」師曰：「庭前花似玉。」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覿面不露頂。」僧曰：「意旨如何？」師曰：「一棒一條痕。」

尼參，師問：「何處來？」尼曰：「西山。」師曰：「西山昨夜因甚無月？」尼曰：「照天照地。」師曰：「因甚不照這裏？」尼擬議，師便打。

尼參，問：「世尊初生，意旨如何？」師曰：「拄杖今日不在手。」尼曰：「豈不是辜負世尊？」師曰：「作家禪客。」尼曰：「和尚也不是好心。」師便打一棒，尼禮退。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曰：「江南來。」師曰：「楊子江昨日水到流，是否？」僧曰：「和尚莫眼花。」師便打。僧曰：「和尚自領一半。」

僧參，問：「禮拜是？不禮拜是？」師便打一棒，曰：「痛不痛？」僧曰：「痛道痛，秖是打不著。」師曰：「打不著，因甚麼卻痛？」僧無語。

問尼：「何處住？」尼曰：「皇城內。」師曰：「萬歲爺在宮中麼？」尼曰：「在秖在，只是不見人。」師曰：「太尊貴生。」尼拂袖而去。

示眾。「一言滿天下，不是尋常話。超過麻三斤，誰敢輕假借。撞著胡張三，脫下衲衣打。打打打，江南兩浙誰酬價。」

示眾。拈拄杖曰：「識得者箇，方知森羅萬象一法印定。且道印文在甚麼處？」良久，卓一下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示眾。「一見便見，一了便了。之乎者也，何日得曉。」喝一喝曰：「滿地落花無人掃。」

示眾。「清虛體，無塵垢，描不成，畫不就，觸處全乖，如何禮究？」以拂子畫○，喝一喝。

示眾。「滿耳聲，滿眼色，太煞分明，最親最切。報君知，瞥不瞥？大地掀翻何處說。」

示眾。「僧不僧，儒不儒，十字街頭當欵歔。凡不識，聖不知，呵呵呵，豈是為山牯，也非楊岐驢。」

示眾。「符不書，斗不拜，時人說我會捏怪。從今放下接上流，不與尋常那樣待。」卓拄杖曰：「知我罪我，貴買賤賣。」

示眾。「不是僧，亦非尼，十字街頭指點迷。翻身棒下成龍去，野鬼閒神盡著疑。」喝一喝曰：「負恩者多，知恩者稀。」

示眾。「山僧無法說，只要你低頭。放下人我心，不用向外求。敢問諸兄弟，放不下的心在甚麼處？」良久曰：「人我裏。參！」

示眾。「東西南北十萬里，四聖六凡居其中，心境雙忘許你見。」

示眾。「昨夜三更夜半寒，不隨坐臥是真參，忽然覷破娘生面，一箇閑人天地間。」
示眾。「道得放參句，山僧與你箇枕頭。道不得放參句，也與你箇枕頭。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便打。進曰：「婆心太切。」師曰：「知恩者少。」
師問：「二六時中，四威儀內，如何是得力句？」進曰：「步步踏著。」師曰：「且道踏著箇甚麼？」僧便掌。師曰：「且喜得力。」師又問：「如何是得力句？」僧便喝。師曰：「且莫錯承當。」進曰：「將謂別有。」師曰：「喫棒有分。」進曰：「舌頭總在和尚口裏。」師便打。
師問：「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禮拜，拍手呵呵大笑。師曰：「與你個枕頭。」
師又問：「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進曰：「正好打地。」師曰：「與你個枕頭。」
師又問：「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進曰：「一日咬開白果，放出沒量大人。」師曰：「說甚麼法？」僧禮拜而退。
師擲竹篦，垂問：「向這裏道一句看。」又總大師禮拜，拾起竹篦捧上，師接得便打。進曰：「謝師證明。」
重陽示眾。「九月九，佛法有。黃底菊，青底柳。報君知，莫外走。」以拂子畫〇曰：「滿眼滿耳塞卻口。」

從稻地經過偶成一偈

渠流曲曲遶瓊墻，月落園林井墨粧，翠柳凝煙寒色淨，白蓮帶露吐青香。村名設舞臨高閣，鵲噪青山近草堂，風送春聲情未息，又添夏景引爐長。

四偈

寶劍橫拈袖裏藏，當門妙舞與人看，空王殿上行全令，萬象森羅毛骨寒。
獅子猶來不假聰，崢嶸歹躑是非功，一聲哮吼乾坤轉，驚起泥牛上九重。
三尺烏藤被孰瞞，牛頭當面馬頭安，虛空有體親須證，分付時人仔細看。
笙歌城裏覓知音，歌者歌兮聽者聽，一句曲含千古意，蘆花明月兩無心。

雜偈八首

老大年來無可得，只因皈佛出紅塵，出家傳法傳心要，藥病與他身有神。
一缽南園與北園，消磨歲月半枝禪，說我人間閒古董，半似神仙也是仙。
從來學道喜山居，靜夜彌陁意自餘，會取本來真面目，何須更要理鯨魚。
一點靈臺耀古宗，同門出入也難同，度人寶筏常無倦，一片婆心不借中。
雪裏梅花別有春，久居深谷不凡塵，清身欲度香風遠，幾樣風流別樣神。
一道神光獨占先，幾回雲榻覓枯禪，無心了道心窮也，有意尋仙不遇仙。
鉏雲種月學山居，不盡山花道有餘，石做枕頭不是虎，一天明月半床書。
竹裏風聲韻不同，臬和皓月亂東流，花同鳥語傳新句，多少清吟萬景中。

三玄三要頌

第一玄，赤體無私萬象前，端居寶殿尊寰宇，一物猶來話別傳。
第二玄，藏鋒雪密語偏圓，投機利便通玄旨，萬別千差一句詮。
第三玄，向棒掀騰絕異聞，金風體淨分明極，萬境之中獨露先。
第一要，一物無私照，赫赫大分明，突出入玄奧。
第二要，乾坤盡返照，句裏笑囊藏，得意須防飽。
第三要，舞掌呵呵笑，家貧愁殺人，赤體無絲好。
總頌
三要三玄體用親，無言童子笑嘲呻，搬柴運水知玄妙，摘柳尋花別是春。

南泉斬貓頌

舉起青鋒不直言，草鞋無耳也無根，昨因雪曲歌聲滑，聽得愁人亦斷魂。

述懷

海月臨天宇宙光，令人心地得清涼，當年煙水尋方歇，此日金臺唱道忙。接物利生原有願，祝筵皇帝壽無疆，閑來多少青雲客，每向吟哦集講堂。

舟行

春風二月泛行舟，兩岸鶯聲送客遊，柳色半含情漫切，孤帆高掛逐金鷗。

旅泊

閒攜竹杖出松陰，不盡山花送客心，萬紫未舒藏雪密，一腔清韻點秋金。

訪道作

帶水拖沉到上林，相呈話舊遇知音，一堂風月貫今昔，花木庭前古佛心。

遊西山

西山佳景漫相尋，桃色紅兮柳色金，滿目春光無限意，翠微古蹟到如今。

自惜

幾番拈來幾番新，幾用心機勿記春，不怕山猿數偷果，單防內賊入幽林。

贈友人

知君忘識出常人，猶喜烏藤接上賓，惟愧素貧無可贈，頻將書史漫同論。
數載聞名未得逢，今朝一見話偏濃，拈來佛法無多子，別有家聲繼祖風。
久慕高賢尊貴種，喜從佛法起家聲，道存劫外君先得，花發幽庭占早春。

待師立志是高賢，法外須知有別傳，迴出身心無一物，自然成佛在人先。

訓徒

棄家拋業幾忘年，未遇知音莫與言，創業是難守不易，諸徒莫作等閑看。一樑一柱好護惜，片磚片瓦無拋殘，山僧此語能尊守，珍護將來有福端。

善法叔至，問：「德山被雪峰一拶，低頭歸方丈。山僧被法姪一拶，拂袖便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辨得出，許你會末後句。」師曰：「今日和尚來此，便是末後句也。」

四賓主

賓中賓，芒鞋竹杖眼無睛，芒鞋三個耳，竹杖醉酩酊。
賓中主，風前月下同君舉，月明天漢靜，風舞漏聲齊。
主中賓，鳥啼花笑雨頻頻，鳥啼山月市，花笑正逢春。
主中主，萬機齊唱出庭闈，寶鏡當軒妙，臨臺識者稀。

子雍如禪師朝海語錄卷三

侍者佛震記錄

本庵起身朝海上堂法語

問：「春光景色鳥嘵嘵，幾曲嘵嘵欲送行，柳岸翠禽和不徹，啣花相襯馬蹄輕。如何是臨行一句？」師云：「昨朝有意書紅葉，今日無心懶剪裁。」進云：「昨宵玉水還京國，今日燕山去欲留，別唱吾師深有意，不知誰是個中酬？」師云：「同唱燕山曲，襟懷有幾人？」進云：「只如觀音大士端居巖畔，欲逢不逢、欲見不見，師又作麼生語會？」師云：「不惟彈指觀深妙，又听慈音語細微。」進云：「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甚又要禮覲觀世音菩薩去？」師云：「秖知金色貴，那識錦江春？」進云：「願垂鸚鵡林中唱，一道秋光滿載歸。」師云：「萬國盡紛紜。」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驗主勘賓。」進云：「如何是圓滿報身？」師云：「當下無私。」進云：「如何是三類化身？」師云：「千頃波心釣月迴。」乃云：「燕山今日笑呵呵，永壽騎牛唱別歌，莫為富嫌千口少，多因祝國壯山河。高掛雲床朝海去，還為諸子願三多，但將好句頻相囑，自然證得六波羅。理會麼？」靠拄杖，下座。

京都引眾送行讚詩十首

昨逢諸子話離情，無限愁腸向外傾，分付庭花休著疾，恐驚珠露占秋英。

買得輕舟欲指南，滿懷明月素心憨，巖前幽鳥頻頻唱，話到南詢五十三。

昨夜靈花夢裏分，醒來依舊渺無痕，一天明月清如洗，玉水燕山客意欣。

莫嫌懶拙兩無心，雲自無心鳥自吟，風透花明香有韻，何須意外更相尋。

惟愛燕山玉水情，清風明月兩相迎，株禽也解知端的，飛近征車作遠盟。

扁舟遙泛月明中，薊北南天風景同，諸子漫言情念切，秋來依舊看歸鴻。

兩袖春光出禁城，一腔心事向南傾，燕山在念愁雲密，直待秋高色自清。

輕帆高掛五雲中，千里遵程一望窮，兩岸蘆花天際外，日光超出海門東。
柳色囊衣話歲寒，桃紅猶憶別離難，滿寰玉水虛明月，留待金臺仔細看。
禪心不獨野雲知，蘆月梅花欲寄誰，離情有意情難遣，道合無心道亦宜。

語尚和呈偈

承師究竟得便宜，臨濟家風今始知，突出三玄并三要，只教當下語多奇。
知師超卓法無邊，獨坐燕山奮赤拳，打破虛空分兩路，無憂高枕法皇前。

上柯城讚馮居士

身歸西土有良時，玉露清風滿四維，慧眼常看塵外月，片言點化是須伊。

楊州讚拈花庵

禪機道行豈能當，靜志平心謁上方，萬物盡消無物界，虛空別有一眉長。
性善何曾知有身，笑看碌碌界中人，清和對月磨心鏡，踏破瓊瑤摠是春。
謝師指示在當時，覿面提持不用思，莫邪鋒兮全吐露，和盤托出總由伊。
青鋒高舉勢難當，斬盡痴頑顯大方，對面不存情與見，全憑格物道風長。
帶水拖泥一幻身，尖頭矮屋出常人，山花野鳥頻相顧，到處逢渠總是春。

天寧寺講道

骨肉分離解體時，不須戲念著思惟，輪刀陣上開惺眼，好惡存亡總是伊。
師禪垂手住難當，接聖招賢見大方，拈到手窮物盡處，誰知偏界道風長。

龜毛拈得不曩藏，賣盡春風孰敢當？今日拾來親示子，他年展演自芬芳。
帶得燕山一片雲，含藏滿袖贈於君，香分南苑原無賈，占斷春光迥出群。
幾年意欲去朝山，求佛求心說易難，知因夜雪梅開早，好伺南詢五十三。
誠心日日鎖眉頭，多為因緣出遠遊，正欲尋訪覓伎倆，對君莫說路貧愁。
元初佳節滿庭新，喜有南來獨角麟，留待燕山添瑞色，風清月皎好良辰。
萬物咸新淑景催，春前花木未曾開，梅心縱有含銀魄，分付時人莫亂猜。

新年上堂法語

僧問：「如何是籬門緊閉無人到，一道神光萬象閒。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花明山色秀，鸚唱隔年春。」進云：「玉樓人醉歌聲寂，溪上漁吹空好吟。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樹古藏恒，鶴歸松有音。」進云：「鐵馬倒騎關塞靜，家邦盡在白雲中。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一覓竟忘天地老，不知明月自西東。」進云：「萬景叢中金鳳舞，一林樹色鳥聲奇。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半肩明月光寰宇，滿袖春風錦繡圍。」乃云：「玄機獨露，豁徹無私。奪人不奪境，花明山色清；奪境不奪人，玉樓人醉到如今。人境兩俱奪，鐵馬倒騎關塞靜；人境俱不奪，滿袖春風亙古今。」拈拄杖作舞，下座。

上船偈

柳系含煙二月天，靈花異路白雲邊，花船已出清波上，一道神光萬景前。

婆子頌

婆生七子勘知音，不盡珍奇迥出群，若得長風波靜一，百千沙界任縱橫。

屠夫人對靈小參法語

七十餘春世所稀，涅槃城裏任遊虛，一念無私全體現，到跨須彌證菩提。

為行真二禪客行說法語

為我行密行，千載不曩藏，難得二克子，如今為舉揚。

德山托缽頌

吳山樵子歌聲滑，楚水漁郎奏暮笳，吳巧音呈短調，江城五月落梅花。

女子出定頌

入得雲深路轉奢，雲開山鳥亂啼花，不知花落雲歸去，鳥唱堤前掛晚霞。

香巖上樹頌

格外玄機探克家，風花雪月亂如麻，絲綸已在清波上，牢釣金鰲釣落霞。

初秋感懷

香飄桂子憶南州，雨滴芙蓉露正稠，艷麗不知時節換，輪將衲被且蒙頭。

因事小參

「不覓從前底，佛說無得，開口便不是。祇知要自家底，我宗無語句，會得莫能了，不會也不是。五馬嘶風，一牛飲水，開口不開口，總落在第二。」拈竹篦曰：「擊碎燈籠露柱，有理難伸，只得[跳-兆+孛]跳上天台，直看破了也。」拈竹篦一齊打散。

遇道人聞說呈偈

托缽無心善舉揚，錫光削度出含藏，須知更識英靈子，觸著些兒孰敢當。

新蓋禪堂偈

新結茅廬古殿傍，如何佳饌別人間，等閒識得渾沱意，不向南尋五十三。

京都十問

問：燕山聳翠，迥出雲霄，非鸞鳳、如何棲泊。
問：玉水千潯，明月長夜，皓皓不是獰龍，如何潛得？
問：金臺從草竭，既是黃金臺，因甚麼被草覆？
問：寒松千尺，幽鳥不臨春，如何得到？
問：即是衲僧個個腰包行腳，端為何事？
問：虛空寥廓，非雲鳥不度，還有甚麼人度得？
問：魚鉤江干風浪靜，釣頭無餌載歸船。既是無餌，如何釣得？
問：一切法無相，是名真見佛。如何是見佛處？
問：清風千古意，皓月照庭闈。如何是分明句？
問：蘆溝橋終日度驢度馬，因甚麼還有一人不度？

桃花口孫居士領眾護法等請上堂法語

「高掛輕帆二月天，和風綠柳送行船，桃花兩岸聞啼鳥，無限漁歌夕照前。會得底，塗中受用；不會得底，世諦流布。山僧自京師至此，縱有風霜大野，何處不是衲僧家放身命處？一向只為朝山而來，不期今日又承孫居士請，登斯寶華座說些佛法。山僧曾記白雲端和尚云：『 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惟憐松竹引清風。』祇如老白雲恁麼道，大似扶犁摸壁。今永壽格外而來，被這作家把住封疆，教山僧說個到家句子。到這裏合作麼生話會？」良久，云：「鐵馬倒騎雲外出，風光不與別人同。」下座。

辛巳遇皇上偶呈二絕

今年何幸遇南暄，一日陰晴變幾翻，簷下紙窗乾又濕，船前石逕濕還乾。
峰下灣還盡是江，片帆高出燕京鄉，天風一陣來何處，吹起黎民話短長。

贈如如法兄

知兄法柄異常流，暗去明來得自由，打破淨瓶全體現，他年拍掌笑無窮。

示人

著意求真真轉遠，擬心斷望望猶多，道人別有平懷處，月在青天影在波。

贈法宿

纔聞擅度法無邊，特地親躬詣法筵，果見雲幢千古少，門庭彼此喜高賢。

短姑道頭

蓮淨海天畫女身，短姑得得非奇人，別開一境揮今古，自有風光處處春。

金山塔

不知何代卓江天，漏盡青燈塔影懸，遙望楚山雲夢澤，此心多在夕陽邊。

呈天童老和尚

天童棒喝不同流，特出超群格外酬，但是逢人莫放過，自然燈譜永無休。

神塔

拖泥帶水入天童，不是求名欲覓宗，一見真龍開八面，棒頭惡氣露機風。

密祖掃塔法語

「湘之南，潭之北，中間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立]，璃琉殿上無知識。恁麼道，太尊貴生。祇今遠孫三千里外到來，帶得

清風千縷，明月一珠，正欲供養。未審我師祖今日必定作麼生相見？」拈香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元孫成如為先祖弘覺開山老祖拈香掃塔法語

「瞻之彌高，仰之彌堅，德厚配地，高明配天。恁麼說話大事，佛頭撒糞，醬裏添鹽。雖然如是，若不登高望，焉知宇宙寬？」喝一喝，云：「今日到來無一事，謾將幽韻作長吟。」

為掃瑞巖遠祖塔法語

「神鼎闢開證祖眼，多年坐斷清關流，白日青天轟霹靂，惡聲毒氣滿皇州。」喝一喝云：「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何須更出頭。」

普同塔上供法語

「沒來由，絕褒貶，點即不到，到即不點。蒲團頭識得底，何方南北東西？六根不具底，到底難瞞明眼。」喝一喝，云：「棕櫚葉長夜叉頭，芍藥花開菩薩面。」

老和尚請和尚上堂陞座法語

到瑞巖，請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至尊無對，至貴難名，爇向爐中，奉為當今皇帝聖躬萬萬歲。」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栴檀林內不假栽培，專申供養即此堂上中興第一代遠祖先老和尚。」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春風蕩蕩，慧日熙熙，專申供養現住瑞巖方丈法伯老和尚併我本師上古下律老和尚，共為法海津梁，永作山門柱石。」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且法王座上作麼生？」師云：「高著眼。」進云：「有為之法與無為之法是同？是別？」師云：「一任分疏。」進云：「三十棒是為人處？誤人處？」師云：「單不打死漢。」又問：「大道不分男女相，還許某甲問話麼？」師云：「師姑本是女人做。」進云：「且道大眾雲集，畢竟那箇是女中丈夫？」師云：「人人頭頂天，箇箇腳踏地。」僧便喝，師云：「亂喝作麼？」僧便禮拜，乃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不肖 不遠三千里外來到祖山，辱承方丈法伯老和尚命陞此座，舉揚宗旨，自愧智識學淺，焉敢冒 膺斯任？只得轉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鵲噪鴉鳴、水流花發，熾然說無間歇，聊為塞責。更有新鮮句，今朝是廿八。」便下座。

跋

夫大凡說法者，從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突然無味，便是醍醐上味也。世尊拈花，從無意中拈出，便是大意也。迦葉從無義中含笑，便大義也。所以傳芳千古，莫不從無意味處親切。今子雍法姪說法，具從胸襟中無意味處流出，令人橫吞豎嚼，實為醍醐，實為毒藥。單提向上這一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倘或尼總再來，也即傍觀有分。是為後跋。

住廣東南雄興雲禪院，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世，古南下石琳瑀書。

碧霞禪院子雍如禪師法語詩偈卷四

遇皇上恩口占二偈

雲帆高掛拂晴煙，猶幸天恩降玉篇，千里江山方寸裏，香焚柏子謝
天顏。
一段真臘接曉煙，金魚遙頌祝新篇，年華此日同堯日，萬里山河捧御顏。

偶遇寒山漫成

不計途程到寒山，罕風串耳過巖邊，虎頭到處雲隨步，龍藏喧時鳥聽禪。坐斷十方成大歇，任他苦海枉熬煎，鑪中火冷煙消後，月影移來已半弦。

登虎丘

偶來登石正秋涼，未到虎丘名預揚，碁經敵手歸何處，步履徘徊過上方。

到下三出

一片長江心轉蓬，半邊山石古崆峒，目前境物人皆見，取用誰知迥不同。

省師四偈

訪師終日意寥寥，塵念何曾留一毫？喫飯著衣隨分度，一如木死未經燒。
一自無心萬事休，也無歡喜也無憂，無心莫謂便無事，尚有無心箇念頭。
逆順未嘗忘此道，窮通一味信前緣，自從了卻虛空性，不動絲毫本自然。
萬里長江一葉舟，風波歷遍志難酬，誰知水盡山窮處，覿面相逢話白頭。

題采石磯

石磯南北去來還，水影山光日映舷，名利關頭如許遠，世間賺殺萬千員。

二郎東西兩梁山

臨機莫要避刀鎗，拚死和他戰一場，殺卻二郎機巧破，天涯無處不金湯。

樵夫蘆柴一束偶成

砍得蘆柴誰把挑，擔頭鉞斧插平腰，今朝難保來朝事，且供寒爐一夜燒。

驚夢夢中成語

迷蹤失路吼雷音，耳聽何如眼見親，未出母胎觀自在，一靈獨照現全身。

讚陵青婆子

陵青婆子毒稱尊，二僧觸著喪精魂，個中消息人難會，看破閒愁船若門。

趙州窠窟

趙州來去人難伴，把住機關不放鬆，有人問我西來意，擊碎乾坤覿面逢。

趙州為人

趙州臺山遇隻牛，影鞭未見石人愁，撓著老人痛癢處，全提正令足相酬。

趙州草鞋

趙州婆心頂草鞋，凜凜威風出玉街，然雖救取描兒命，兩堂捉敗闕云侅。

公案圓來問趙州

老賊游行到客家，干戈不動亂如麻，門前不見紫胡狗，口口聲聲喚吃茶。

偶到蕪湖縣節婦居

忙中日月閒中度，八萬塵勞靜裡消，綠水光中山影現，紅塵陌上雪花飄。

朝九華夜行宿甘露庵

策蹇穿林路幾層，禪家磬報暮煙平，到來只恐無尋處，認取甘露一盞燈。

朝頂淨觀偶成

崎嶇絕頂九華峰，法相森嚴指顧中，足下踏來四不相，到騎來與老僧逢。

從心庵遇方丈和尚偈

萬丈山巖雲亂排，九蓮廊沫遶蓮臺，清風幾度花含石，驟報深林鳥撲苔。

到望江臺

足跟纔動到靈崖，山勢巉岩人跡乘，看破拈花親到此，從心寶剎另安排。

下山偶題

昨夜山頭透體寒，一身樵悴未曾眠，此番別去愁難遇，帶雨迎風下九盤。

剃度小參法語

「師之剃度已來，自古至今，明月淨處卻無塵，含元殿裡尋知己。斬斷命根，隨處相應。」打〇相，舉如意。下座。

碧霞庵對靈小參

「無心行密行，千載不覆藏，難得孤高品，今朝為舉揚。老法兄，昔日與你不見，今朝覿面無聲。如何覿面？」喝一喝。「虛空不用金錘鍊，日月何曾失照人？」

碧霞監院暨杭城諸大護法及諸山耆宿公請進院法語

山門

「未入山門，先已住過，因緣相湊願難忘。白雲處處相逢，青山步步踏著。」卓拄杖，云：「七通八達從此入。」

彌勒

「打開大肚皮，放出珍寶藏。指點個中人，解脫永無上。」

伽藍

「玉帶當胸，烏紗冠頂。永護佛法，願力弘深。布地金磚出格人，祇園滿地花狼藉。」

韋馱

「韋馱天將，萬德莊嚴。赫赫威威全體現，明明寶杵鎮魔軍。」

大殿

「麻三斤，殿裡的乾屎橛，總不是逢渠。不是渠到來，又要禮三拜。」遂展具大拜。

方丈

「據此室，說此話，賣的黃芩與半夏，食密生薑莫酬價。喫著通身熱，汗下合瀟洒，拈起竹篦一齊打。」畫〇相云：「無價，無

價。」

上堂偈

「野納南詢為度生，越海朝山寓武林，告報現前參學士，莫教辜負老婆心。」

上堂法語

拈香，云：「此一瓣香，栴檀林內栽培，今向武林城中拈出，爇向爐中，願祝當今聖主萬歲萬萬歲，伏願樂堯天萬德之年，統日月千古長明。」次拈香，云：「華傳優缽，果供木籃，獻貢當今太子并及諸宮諸王殿下，壽若須彌，福如東海。此一瓣香，現前請主眾檀越善信人等並增福慧。此一瓣香，風吹日晒，東掙西拋，收來囊藏不得，將來即此堂中專申供養。現住天童堂上上天下岳老和尚，不昧龍池一派，深加痛棒，付與兒孫。」書記問：「昔日世尊祇陀林中須達長者布滿金磚，今日官太夫人為公子祖官供捨法被設齋，請和尚高陞法座，畢竟令他得何祥瑞？」師云：「永作皇朝柱石，恒為佛法金湯。」進云：「恁麼三秋生桂子，春暖長蘭孫。」師呵呵大笑，迺云：「指鉤別釣是英靈，尚有錦鱗出浪迎，疑擬收竿歸遠圃，恐怕辜負我同人。風和好，武林新，分明指點曹溪路，那箇男兒莫被行？」打〇相，下座。

剃度

「舉起剛刀，非同兒戲。落髮沙彌，更名覺智。與你斬斷恩愛由，照破人間世。」喝一喝，云：「昨朝還是塵中客，今日纔為方外人。」

卍庵大師領眾結制小參法語

「碧霞今日安禪結制，諸禪德說寒道暖，山僧一味尋常，不會安排施設，深深裡兩個炭團，滿滿堆著一爐黃葉，莫教火氣無多，只要暖氣相接，高放重簾，密糊窗縫，但得一團和氣，那管房上濃霜？冷言冷語休聽，只顧眉毛自歇。」喝一喝，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起七上堂

僧問：「烹佛煉祖則不問，開爐起七事如何？」師云：「蕩子無家計，飄零不再逢。」進云：「如何是最初句？」師云：「江南嫩草年年綠。」進云：「如何是目前機？」師云：「知音之後更誰知？」進云：「如何末句？」師便打。進云：「大眾記取。」即便禮拜。囉謨僧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甚狗子無佛性？」師云：「換卻你眼睛。」僧豎拳，云：「這是甚麼？」師云：「你須看破始得。」僧擬議，師便打。進云：「一腳踏碎破砂罐。」迺云：「今日起七，喫飯便知機，飲水須止渴，著衣免寒，歸鄉到家，學到三世諸佛無開口處，參禪參到天下老和尚插足不入處。若不恁麼，依他門戶，靠他墻壁，聽他指揮，喫人涕唾，總不是丈夫。」喝一喝，云：「良藥苦口，忠言逆耳。」

姚護法為恩主關太夫人壽誕設齋上堂

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因甚微笑？」師云：「求秘密心不可得。」僧問：「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即今三百女大德從甚麼處來？」師云：「山高豈礙白雲飛？」進云：「且道是凡是聖？」師云：「坐斷兩頭看。」進云：「今日姚護法請法飯僧，還是為關太夫人壽誕？還是廣眾福田？」師云：「一鎚兩當。」進云：「麼則多子塔前蒙授記，西池王母享遐齡。」師云：「許你道得一半。」僧禮拜，師云：「訪學路遙知馬力。」迺云：「與金夫人酬恩報德，願祝公子壽筭遐齡。古今無二道，事久見人心，為一國賢人無二心，視黎民如一子，心同虛空界，說等虛空法，証得虛空身，無是無非法。」遂以拂子打〇相，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解七上堂法語

問：「這個多口阿師，且道具何手眼，便乃橫行海內，獨步大方？」師云：「一花五葉。」進云：「三千里外遇知音，暗擊傍敲認得親。」師云：「怕你不承當。」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歸山色長威獰。」師云：「三教同流。」進云：「君臣道合天心順，父子傳揚世葉昌。」師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迺云：「昨日七完，今朝重顯，賣弄脫空，直下承當。痛棒熱喝，聚祖傳燈，命根不忘，名聲碌碌。諸人因甚麼覷破？箇箇嘴多羅。無商量處，水泄不通，沒柰何時通一線，便是地中雷火律形，灰飛煙發。曉來朝岸冰消，皇宮日影喜添線，忽地筍長梅蔓，

春漏一痕如溜眼，雲拖五彩舒天遙。」打〇相云：「明明空劫已前事，不是虛言小兒曹。」
午齋到禪堂，僧禮拜，師打一鐘錘，云：「是甚麼？」進云：「覿面不曾錯過。」師云：「認著依然還不是。」僧喝，師云：「假難聲韻。」進云：「滿鼾不少。」師云：「歸眾喫齋。」齋畢，僧呈偈一首，師嘿然允許。
晚間落堂。師云：「大修行人本脫生死，為甚麼命根不斷？」僧云：「終朝相對，何曾離別？」師拈竹篦便打，僧禮拜，師復歸禪堂。問：「鄧隱峰燒死火頭公案，終朝索命，還是有命？無命？」進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師云：「許你道得一半。」
問維那：「如何是本來面目？」進云：「不會。」師云：「不會到恰好。」僧禮拜，師偈云：「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階。」

解七上堂法語

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問頭前薦取。」進云：「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覿面不曾藏。」進云：「如何是末後句？」師云：「直下薦取。」僧云：「結解放收都不問，當先一著請。」師云：「龍女獻珠。」進云：「不涉程途到家一句作麼生？」師云：「世尊納受。」進云：「是則碧霞生瑞彩，賓主笑欣欣。」師云：「袈裟付與兒孫。」進云：「慶雲圍繞處，海眾悟無生。」師云：「許你証明。」揮拂子，云：「諸禪德！即今是什麼？群陰已去、未去，一陽欲來、不來，陰不得為陰、陽不得為陽，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日月星辰、六十甲子一齊打，亂峰裡拾得一粒，向汝諸人鼻孔裡出氣。有人覷得破，萬兩黃金莫酬價；汝若覷不破，總之不直半文錢。等待冰消水活、筍長梅青，依舊山即是山、水即是水，六十甲子、日月星辰各歸原位。」喝一喝，云：「虛空不用紅爐煉，日月何曾失照人？」下座。
有一秀士問：「和尚未來何所住？」師云：「三教同門。」進云：「既來何所住？」師云：「南北通宗。」進云：「來後於何住？」師云：「覿面相逢。」又問：「南海朝山，潮音、梵音兩洞菩薩究竟在那處？」師云：「住即不是，是即不住。」又云：「梵音見相易，潮音見相難。畢竟如何？」師云：「洞水南流海岳新。」士禮拜而退。

付囑智西堂衣拂偈曰

燕山一派向南流，到處分明月映洲，打破機關全體現，自然瀟洒更何求。

挽秀士偈

二十餘春訪斯道，日月並行無虛耗，野僧只顧坐禪床，不意林邊有大孝。
三教從來無可露，窮通一味任君行，已知富貴如霜泡，道業堅持達九天。

杭州諸大檀護紳士請住碧霞公啟

蓋聞法教得偉人而盛，福緣因勝地而彰。不求濟物利生，何以超輪消劫。公延易水之賓，永作吳山之主。一介先客座下，片言敬啟臺端。恭惟子雍大和尚，臨濟正宗，天童嫡派。三條椽下，十年坐破蒲團；七尺單前，一旦豁開戶牖。通人達士，盡鬥機鋒；福地名山，俱留轍跡。琅函赤軸，撰寶錄於篇篇；碧宇金扉，建法幢於處處。信心極宮闕幨帷，富貴之皇迥異。護法遍宰官眷屬，風光之上國頓殊。固宜慈百為如來，上機推為大士者也。頃以浮杯南海，遂爾飛錫西湖。兩峰三竺，洵運會之難邀；百劫千生，實遭逢之罕覯。(吉士)等用是締緝精藍，結集法侶。座設碧雲院內，徑開環翠樓前。蘭宮廓茲隘巷，桂殿依彼崇巖。今復購財募匠，加以禪堂。剪棘斬荊，增之丈室。密公源流具在，不教頭上安頭；香師締造維艱，且喜佛堂有佛。舊鉗錘於爐韝之中，練三千末學；灑香水於優曇之上，開提百萬群生。將見小井彙大井以同源，舊庵較新庵而出色。薰修齋祓，苾芻行滿功圓；恭敬奉持，檀越意符心合。十方雷動，四眾雲騰。謹啟。

法末趙吉士　淩紹雯　趙聖善　吳之錡
趙承烈　趙景行　陳慈永　嚴　竹
韓懋謙　朱　俊　趙承燾　趙嘉楫
徐張珠　姚廷愷　趙　瑜　顧之珽
張　鎮　韓　芳　周鼎鈞　淩紹英
趙　蘇　王子楫　王智錫　孫之
王子楣　姜　垓　蘇　芒　趙　蒔。

碧霞關院公請啟

伏以絳雲承蓋，長開祇樹之園；綠玉為階，久展曇花之谷。演四十九年之正法，傳心豈止千秋；提一百八之綱，又手更無隻字。兩儀雖分躔度，二曜並麗寰區。龍象咸歸，人天景仰。恭惟子雍和尚法座下，毓秀名閨，揚芬望族。勝情朗韻，不耽粉黛之華；味道譚經，靡事綺[糸*凡]之習。慕清涼之淨域，蓮社遄依；領玄要之深機，獅林萃止。所以受持衣缽，常次第於王城；飄灑香花，亦周流於海寓。摩珠慧鏡，已映雙眉；梵唄潮音，時盈兩耳。既明真以道器，自得意而忘筌。茲啟碧霞禪院，本鷲嶺之分支，實吳山之勝地。自洛下傳衣以後，儼忉利之天；暨何克捨宅而還，並證菩提之果。幢垂纓絡，表瑞采於前輪；枝結簷蔔，散遙光於後葉。冀名藍之永盛，藉法棟以維持。(圓)等渴想威儀，欣承提命。願施坐具，聽敷鹿女之經；共白門槌，高設鴿王之座。用涓黃道，祇候青軿。伏願鳳羽來儀，鸞音載肅。寶航初引，沼同泛於醍醐；金鑰重開，宮齊輝乎玳瑁。敬抒葵牘，奉迓芝輿。曷勝引領瞻依之至。

碧霞衣弟明圓、監院正咸等仝和南拜啟。

臘月二十二日子時，因鏡懸辭師涅槃，師云：「本無生死，將何涅槃？」鏡悲哀不止，師一喝，鏡默然入定。師喚醒，問云：「至今還有涅槃，還無涅槃？」鏡云：「弟子本無生死，將何涅槃？」師云：「既無生死，因何涅槃？」鏡無語，師云：「未夢見在。」鏡云：「夢後如何？」師云：「夢中還說夢中話。」鏡云：「今日不被和尚瞞卻。」師云：「非公境界。」師復問云：「人人有個影子，步步不離，因甚麼踏不著？」鏡云：「終朝對面，何曾錯過？」師云：「果然承當得麼？」鏡云：「直下薦取。」師云：「薦取箇甚麼？」鏡云：「總教伊承當去。」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承當箇甚麼？」鏡豎一拳，師云：「一把火燒了，還有拳頭在麼？」鏡又豎一拳，師一喝，鏡亦喝，師云：「又向這裡躲根。」鏡禮拜而退。師以偈付云：「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劍摠茫然，分明好個神仙訣，父子從來無可傳。」

除夜晚參

師執如意云：「稽首能慶諸世間，無量殊勝福德聚，金輪統御四天下，曾施尋生安隱樂。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良久，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唯有今朝最吉祥。」

解制，監院領嚴、趙二太夫人請上堂

「元宵解制，千佛出世，大眾雲集，兩堂敬禮，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爛生薑，陳皂角，舊爪籬，破木杓，江北貴買，江南賤賣，有利無利，摠之不離行市。夜來無位真人提金剛杵，點出飛龍走馬遍四天下，並懷中和尚蟭螟眼裏共賞元宵，天曉起來，依然在赤肉團上。」驀喝一喝，云：「我與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下座。

護法陳萬里
嗣法門人　佛證
　　佛亮
法侄　用照
侍者　佛照
　　際廣
　　際輝

行實

執事同大眾禮請和尚詳示行由，以使某等有所式從。師曰：「余乃荊門人氏，祖籍關東，流寓都門甚久。父周，諱志祥。母牛氏。開國之初，父從駕，屢著功勳，不欲受官，隱於耕讀。樸素醇謹，見善必為，雅信釋氏。年逾半百，尚無子息，拜祈三大士發弘誓願，虔祝求嗣。感菩薩垂慈，生余幼時，言笑不苟。稍長，便有脫塵之志。年及笄，父母迫之於歸。素性貞潔，不貪嗜欲，不戀富貴，立願長齋繡佛，奮志脫白，禮補仁和尚為師薙染。從此參究禪旨，參將二十餘載，屢訪名師，深加追拶，而得膺礙釋。然後受本師古律和尚印證，出住永安、洪恩二寺。生平行業，證入在五臺、遼西，備歷艱辛，勇猛精進。險遇虎狼賊寇，不驚不怖；水火刀兵、天災人害，視之一切俱淡如也。勤苦自勵，未嘗肯偷半日閑，拚著身心性命，誓願入聖超凡。幸荷佛力，感動金枝玉葉，護法宰官助建梵剎，稍立規模，接引後昆，於心甚切。然而修造尚未次第，安禪結制未盡本懷，利濟世人亦嘗曲垂方便，故有慈航普渡之稱。欲請五十三參并朝南海之願已遂，茲則競競業業，唯守暮鼓晨鐘，苦修實行，恐無當　佛法高深，聊以自遣，萬勿哂我愚鈍云爾。」

碧霞子雍和尚語錄跋

蓋聞無法可說，是法不在說，說即非法也。顧源流著述，代有偉人。如日星河嶽，炳麗千秋。於麈尾杖頭，殺活縱奪，天花繽馥，要皆一時之緒餘，百世之津筏。以說為無可說，仍以無可說為說。

學者不得其門而入，寧冀窺其堂奧乎。燕山慈航禪師，孤標巍聳，超軼絕倫。踰數千里而來游於南，瞻普陀，陟九華。其於平陽瑞巖，則謁祖朝宗，瓣香掃塔。凡過名山巨剎，登臨酬唱，紙不勝書。初秋憩錫武林，翱翔兩峰三竺間。諸善信慕其道者，延請吳山之碧霞菴中，增葺椽宇，陞座結制，莫不翕然皈依。是固臨濟燈傳，且屬天童支系，易水律公和尚之衣拂也。冬至雖舟西水，欽挹風貌，近而益遠。讀其參詢偈頌，則簡潔高朗，老勁蒼涼，可謂意象俱忘，虛空頓碎。豈僅慧劍騰輝，香風吹萎，喁喁然咸悟無說之說也哉。

康熙辛巳季冬上浣，西水王治頓首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